

记忆与新生 ——从上海1933老场坊看旧工业建筑改造

●许宪生



一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由于后工业社会的迅速崛起,工业社会日益衰退。在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潮下,新兴的产业逐渐替代传统的产业门类,制造业、仓储业和运输业等传统工业产业持续衰退,城市中的传统制造业比重日趋下降。金融、科技、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功能日益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由于城市用地的扩展,原先位于城市边缘区的产业类用地被逐渐包围于城市内部,造成对城市环境的污染,表现为城市用地在环境方面的不合理性。¹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旧工业建筑的更新改造成为了中国城市进入更新再开发阶段的对象。以上海为例,根据1997年《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上海今后城市更新的重点主要是中心城市66.2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置换,至2010年,中心城区保留和发展三分之一的城市型工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三分之一的工厂就地改为第三产业用地,三分之一的工厂通过置换向近郊或远郊的工业集中点转移。²我们记忆中的烟囱林立的厂房,正在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中淡化甚至消失。

上海“1933老场坊”正是工业化时代遗留下的承载着城市记忆的旧工业建筑。“1933老场坊”位于上海市沙径路10号和29号,建于1933年,建筑面积约3.17万平方米,建筑为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1933老场坊”是原上海工部局宰牲场,是当时远东最大、最现代化的屠宰场,同时也是上海第13片历史风貌保护区中首先被改造的建筑。它坐落于沙径港、浦虹港两条水系的交汇处,紧邻外滩18号、新天地以及

田子坊,又具备便利的交通。在商业、交通、娱乐、人文等方面都占据着先天的优势。我们可以想象,在上世纪的1933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宰牲场里该有多么热闹的工作场景。如今,在经历了战争,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以后,它依然矗立在那里。

二

对宰牲场旧工业建筑的改造其实是融入怀旧情绪的,它的生命力就是人们通过怀旧所体验到的积淀的美感。为了保存宰牲场留给人们的记忆,建筑师对“1933老场坊”原有历史建筑进行了经营性的保护,在改造修缮过程中尽量保留完整的建筑外立面和内部的主要空间结构。适当地使用玻璃、木质廊道和金属材料,既保留了建筑神秘的空间,又能为新的功能所用。在内部空间中,老场坊在保留主要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改造;建筑外部新建的木质廊道形成了很受欢迎的全新的外部交流空间;顶层新建的玻璃圆形屋顶,形成新的功能全面的内部交流空间,并通过全透明的玻璃地面,使建筑空间变得有趣起来;在建筑细部,大量保留了原建筑的典型特征元素,使之成为老场坊改造后最特别、最吸引人的地方;对原有墙面和楼盖面进行保护和修缮,恢复原有柱子的材料质感以及底层的细石地面。改造在整体上保留并突出了老场坊的旧工业化的形象,保留了神秘而丰富的廊道空间,与周边新的商业建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改造后的“1933老场坊”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都深深地感受到——原来建筑是有生命的,原来建筑也是有命运的,原来居住在建筑里的人和包容着人的建筑是在一起呼吸,一起轮回的。所以“1933老场坊会带着他迷宫般的廊道和古朴的质感和我们一起新生。”³

三

建筑有三个生命:一是功能生命,二是结构生命,三是文化生命,“1933老场坊”的功能生命——宰牲场已经结束,结构已步入老年,但文化的价值反而凸现。具有神秘感的廊桥空间无疑是现实建筑中独一无二的。⁴在“1933老场坊”的



改造中，着重对原有混凝土花饰、坡道、连廊、外立面等典型特征元素进行保护和修缮，修旧如旧。因此，“1933 老场坊”能够保留原建筑充满神秘感的空间，这也是老场坊建筑最为重要的气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建筑，贴瓷砖的、贴马赛克的、玩复古风的、仿欧洲建筑风格的等等。很多旧工业建筑比如五、六十年代高大的厂房空间、林立的烟囱、轰鸣的机器等，用现代的审美眼光来看，可能并不觉得美。但它们曾经存在过，它们承载了我们几代人的成长和记忆，它是珍贵的，是有生命的，它们不该被遗忘。我们不能以现代审美的眼光，简单、粗暴地抹杀它们。所以对建筑，对历史，对所有的这些记忆，我们都要怀着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它。

以北京 798 艺术区和上海新天地为例。798 艺术区在形成之初，由于便宜的租金和特殊的空间环境，吸引了许多的艺术家聚集。但现在艺术家们已经承担不起昂贵的房租，它已经被浓浓的商业味环绕着。所以这样的模式虽然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是原来的艺术区已经变成了一个创意区。而上海的新天地则是再造了二、三十年代的石库门，但这与上海纯正的市井生活，与原有的文化无关，与其所积淀的美感割裂了。所以，改造一个场所，使一个旧建筑获得新生，最重要的是要保留它的记忆。

四

21 世纪初，国内旧工业空间再利用的热潮已经初见端

倪，产业类建筑和地段的保护性开发利用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但是我们看见的更多是对旧工业建筑的粗暴对待，“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城市的更新改造中由于不重视对城市特有风貌的保护，使城市的特色风貌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人们对城市环境越来越陌生。那些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旧工业区，比如沈阳的铁西区、武汉的钢铁厂等传统的重工业区都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正是丧失它们的形态、地标和识别性，而我们的记忆也正在丧失。旧工业建筑所散发的那种由缓慢与怀旧所激发的美感如何与发展速度至上的时代相互协调，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

旧工业建筑改造在国外开始得比较早，有着许多成功经典的案例。例如著名设计师哈普林将废旧的巧克力工厂改建成旧金山吉拉德里广场，纽约苏荷的老仓库因为成为反对高速路运动的胜利成果被保留下来，并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模式。德国鲁尔工业区——杜伊斯堡北景观公园更是其中的经典案例。鲁尔工业区是从 1850 年开始以煤矿、钢铁和能源为主体的老工业区，曾经兴旺一时。全球化进程使鲁尔工业区变成了污染严重、产业退化与市业人口增加的一个荒废之地，如何对其进行复兴，从而使之成为市民的一个活动空间和联合国遗产名录上的著名工业遗产，并且能够成为世界各地观光者喜欢去的地方呢？

首先，鲁尔工业区改造的统筹规划是长期的，有步骤的一个规划。鲁尔区的建设持续了 10 年的时间，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鲁尔区更新计划，通过国际招标，完成了 100 多个方案。

在国际招标过程中，政府吸取了很多的想法和亮点。经过近20年的改造，鲁尔工业区已经焕然一新，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区。

其次，要重视公众参与在改造中的作用。公众的参与并不是让大家为方案投票这么简单。在东欧社会论坛上，有一位东欧的政府官员提到有关其市政规划的决策程序时，他说：“市政规划必须邀请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发表他们的意见，并展开多次的研讨会之后，再把大家所有的意见吸纳进去才可以实施。”公众意见不能只是一个走过场，不能只是一个摆设。可见在旧工业建筑改造过程中，很重要是要博采众家之长，并且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而不是只片面地听从政府或开发商的意见。

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是比较现实的。政府把土地交给开发商以后，开发商首先考虑的是投资的风险和利润。他们更多的是迷信重金打造，把从国外看见的案例挪用到国内，结果是四不像。在这样的前提下，公众的利益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面对旧工业区改造，我们首先要有诚恳面对公众、面对历史的态度，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和耐心。工业结构转型要从市场调研、研究策划开始，全面地做规划设计、建筑改造、重新利用以及生态环境的研究保护。因此要寻找出一条合理的旧工业建筑的重生之路，需要研究人员、开发商、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各阶层的参与，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一个比较成熟的适合城市发展、面向未来的合理规划。这一点也是鲁尔工业区的复兴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五

从上海“1933老场坊”的改造中，我们看见了原生态创意社区的概念。没有对原建筑进行大拆大建，没有剥离周围的街坊，而是讲求生活氛围的营造，通过修缮周边民居，使整体环境达到视觉上的延续性。在旧工业建筑中注入时尚元素之后，展示给世界原汁原味的上海人文脉络。规划者正是在对1933老场坊周边1平方公里做了规划以后，才将它打造成上海原生态的人文博物馆。⁵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流连于“1933老场坊”的空间中，为其神秘的空间发出阵阵惊叹，正是因为它留住了最宝贵的——记忆。

又如台湾九分旅游区，它由一个老矿区改造成了一个旅游点，设计师把原来的窄轨铁路保留了，改造成观光火车道。通过改造，成为了一个十分吸引人的旅游区。还有香港的牛棚书院，其前身是马头角牲畜检疫站兼屠宰场，几经翻修，

仍然保留着近百年的建筑特色。在“油街艺术村”被政府收回以后，政府把被抛荒的“牛棚”重新修葺、分租，艺术村便在“刀口”下重生了。由此可见旧工业建筑的改造要和原有的建筑记忆，和周围的社区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只是利用旧的空间和建筑，没有把建筑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和原来社区的人的关系挖掘出来，这样的改造是没有记忆的。

对于旧工业区，我们首先要尊重，在改造之前应该先做好“功课”，先好好研究、分析和取舍。在拆除旧建筑前应该先做一个详细的测绘，保留所有的图纸和历史资料；应该保留一些可以回收使用的建筑构件，以备改造时使用。这种对待旧工业建筑的态度，也是我们对历史应该持有的态度，历史在逝去，但是我们对于过去，不应该一概否认。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空间，还有对空间的记忆、历史的记忆。除了记忆，空间还需要人的气息，一个没有人的气息，只用高墙大院阻隔起来的孤芳自赏的空间是不会有记忆的。“1933老场坊”的不建设的保护，保留了空间的历史和记忆，是比较值得提倡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旧工业建筑的生命力正是其所积淀的美感，我们不要先验地赋予老房子以意义。一个建筑不可能承载太多的意义，无论是新瓶装旧酒，还是贴上什么风格、主义的标签都会削减其美感。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个故事：一个流浪者带着一根钉子去一户人家。他说，他会做很好的美味，只需要用一个钉子。于是，他把钉子放到锅里，然后跟人家说，可否借我蔬菜、面粉、调料。当他把一锅鲜美的汤做好的时候，那户人家说，没想到一个钉子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其实，美味的汤和钉子有关系吗？建筑是怀旧的，这就是它的生命。这，从历史的过往中便能萃取真谛。◎

注释：

1. 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3. 宁中意；《1933老场坊》.中外建筑. 2008年 01期
4. 赵崇新；《变身、平台、再生——图说1933老场坊改造过程》.工业建筑. 2008年 10期
5. 郑一；《1933老场坊：由牺牲场变身的创意园区》.上海商业.2007年 08期

许宪生：福建漳州城市职业学院